隋書

一六



列傳卷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一

特進臣魏　　徵　上

宇文述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爲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鋭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沉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總萬機召爲左宫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

千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將李儁攻懷州述別擊儁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橋述先鋒陷陣俘馘甚衆平尉迥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襃國公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既擒而蕭瓛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爲遥蕭巖蕭瓛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

佐公振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兼勝而往風行電掃
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
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瓛
懼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絶塘道留兵拒述瓛自義興入太
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敗之斬瓛司馬曹
勤又前軍復陷吳州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述進
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
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摠
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因奏爲壽州刺
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

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
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
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
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
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
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
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
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
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
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

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遯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

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勑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悅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

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
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爲比及征
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
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
至於營壘之閒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
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
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
德既而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内不自安遂與諸
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鬬便
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内逼群議於是遂

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
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
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
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
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
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
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
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
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
聞述軍將至懼而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

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閺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

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劒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黄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子化及别有傳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内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襆頭巾令深袙耳又

學之名爲許公袙勢述大悦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
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
勑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
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
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
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
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鴆殺長寧又遣以
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
帝稱甲仗爲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
代何稠爲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

十一年授左屯衛大將軍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户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從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爲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詣於行所時議

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户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迥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迥遣弟子勤爲青州揔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迥迥敗勤與迥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於陣勤遂遯走而惇亦逃逸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寄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

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勑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徼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内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没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搆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鋭萬人先屯京口於貴

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𩲸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
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
甚踞事上姦謟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
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
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湏據淮海復梁陳之
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隂共計議又恐人疑無
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
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
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隂養士卒及王入爲
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宫將大漸

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無得效高祖空自勤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眞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賻賜甚厚謚曰襄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謇謇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

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也

列傳卷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一



列傳卷第三十七　隋書六十二

特進臣魏　徵　上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奬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

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諱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剋平吳越

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詔曰自朕至此公鬚髮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是未用心耳詔對曰臣昔在昬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曩昔昬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

令子相綏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豳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内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

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為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諱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于時巖

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髙熲由是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髙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後嘗欲取獠口以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輙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殞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

以彈彈人多捕山徐以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

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内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

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
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于時天下大
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
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
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
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
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為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
一州吏受人餽錢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
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
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

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
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
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
絃歌教内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
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
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
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
爲太子所昵嘗於閤内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
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
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

致請乃釋之太子嘗侍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郤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周武

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爲行軍總
管長史尅并州毗有力焉除爲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
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爲侯
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爲稱
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旣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
而行無所廻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
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
者爲豪儁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
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
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

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僚震懾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

終傾晉祚李孫甫等曾由氏篡弑皆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旣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慴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煬帝

即位遷刑部尚書兼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敬眞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眞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眞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掾

武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没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竝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

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旣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煩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婞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嬿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

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弃二姓之重
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
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彧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
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
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
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
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
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
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

能自決取判天旨闢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
微之物一日之内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
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
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
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
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
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彧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勑
有司爲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
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慴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勑
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

整容謂素曰奉勑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
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
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
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
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
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
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
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
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
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塡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

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歲賞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

戢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戢以内臣交通諸侯除名
爲民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
作亂遣使馳召戢將與計事戢爲使所逼遁初不知諒反將
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戢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
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戢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
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
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爲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
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轉内史中士父

艱去職哀毁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爲掌教中士高祖
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録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
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
大理丞勵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
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彦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
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
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寛
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
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
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

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
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
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
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
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
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
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
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
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
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

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時河東薛冑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冑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

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

奏竊見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
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熲
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
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
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
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晩今者自新之路永絶愧悔
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
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
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
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

肅曰吾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爲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旣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爲立廟於鄣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爲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爲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嚴王韶任當彼相並見

嚴憚莫敢為非謇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

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懍然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囹圄

無冤柳彧之勵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彊禦梁毗其有焉

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

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勵女悲太子之少非

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闇纂之風焉

列傳卷第二十七　　　　隋書六十二

列傳卷第二十八　隋書六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爲愼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五百戸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戸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

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
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
祿少卿柳謇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
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兹犬馬之情不勝
戀戀顧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
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
之內殿特蒙襃美乃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
術莫如善政龔黃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
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爲
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

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展其効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鄣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導德齊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字

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襃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常爲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没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勑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

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爲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爲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逆擊之返爲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

所旣而引見帝逆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
寇恂以河内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
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
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
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
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
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
形迹今爲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
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
之動靜之節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

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友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勳格人心自奮

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
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
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
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
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
駭相率爲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
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遂文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
第時年七十有二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
子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耻帝聞
而歎息令百官就弔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景會葬者萬餘人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盖無佗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悦下詔曰朕以陳叔

寶世為僭逆挻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
恃江湖之險遂敢泛舟檝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
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師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
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韓擒虎克姑熟驃騎既渡
江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
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為經畧以取大賞使富貴功
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總管未幾徵拜左
領左右將軍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擊突厥於靈武破
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
宮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

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一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僶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鑾駕言旋上京本即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氷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

宮厭北闕之端居罷南皮之勝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玨今書寂然想望吾賢彥如疾首祥荅書曰行人戾止奉所賜況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氷之地忽載三陽毳幙韋韝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脤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亦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為幸甚妥以情喻雷陳事方劉寫信聖人之至已非庸人之擬議

何則川澤之大汙潦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
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
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
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遥百氏追西園之愛
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罹
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
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
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
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
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

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攤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東趣黎陽討蔡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畏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摽勁草質又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

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畧其孰能與於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閤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三百匹進位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還由是除名為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永年令祥兄雲字世高弟威字

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官至武賁
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
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
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
城縣侯邑千户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
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
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授尚書主爵侍郎八年從晉王
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高

祖暨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
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
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
繩是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從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
三司蕭摩訶幸廁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
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
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
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惙之母為聚斂之行
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徽之等親所
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

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罍恥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徽之等請付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為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帥壽為長史壽每遇賊為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及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

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京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擢敏爲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泄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劃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迥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

奚長孺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迥本同骨肉既往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迥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冊款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

編之屬籍為皇從孫未幾拜陜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将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摠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邉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竟不録仁壽初拜朔州摠管賜以御甲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摠管李景為漢王将喬鍾葵所圍詔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遅明行数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将王拔驍勇善用矟射之者不

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
思恩請當之義士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
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
尅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
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
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
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要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
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
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
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千段雜綵五

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為宗正卿未幾轉太僕鄉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袁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淥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作亂寇扶風安定閒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為盜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剋詔義臣率遼東

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豆子䴚
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
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攡侍中左
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遷給事
上士襲爵興勢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總
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
司太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為強濟宣帝時
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蠻反玄以行軍

總管擊平之及高　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俄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劒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

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
道里非遠宜數往来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
拜右候衛大将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
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将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
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禄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
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為京兆内史尚書如故許以
便宜從事勑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
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
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陝縣
沿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

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燬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内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為蚍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畧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氷碎如或大運去矣䇿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半玄感盡鋭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来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遯

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

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彞馳諭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籍公耆舊以鎮之朕爲國計義無相許故遣德彞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初爲州主簿仕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

王廣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

以利害群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
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首權
竟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
擾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僚對斬其
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倜儻不覊頗
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輙爲所忌
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
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
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効群盜侵擾

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節之士矣

列傳卷第二十八　隋書六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隷武元皇帝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爲隋國公擢授叅軍事初高祖少時每䜩賔客恒令圓通監廚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賔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輙持去圓通大怒叱廚人撾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閤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賔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

爲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久之授帥都督進爵
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
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
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叅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
信尋授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
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
深被任信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
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
安縣侯拜揚州總管長史尋轉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
柔自善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治粟內

史遷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後得罪
圓通亦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勲舊進爵
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
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雒
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
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

陳茂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敬高
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
不稱旨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

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掟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字文

化及之亂也以為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

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眾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為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縑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尋拜為光祿大夫

張奫

張奫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奫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

豫未決脩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户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脩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

遼東諸軍多物故奫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刧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

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勑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
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陳亡後從居清流縣
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
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
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
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
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
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
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
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

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蔕歕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

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亦死之左右吏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勳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飾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贈鉅萬賜轀輬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巳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

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

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以傭書爲事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甞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絶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

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與爲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也今又俛首事讎受其驅率有靦

面目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鸇之逐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爲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洩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

德戡輒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胄遂為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鬬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群輩驚其言而壯其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

慧于浙江而賊據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艓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逃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盛道延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黟歙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户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衛將軍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榮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

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郛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逆黎陽進逼鞏雒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户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趣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獘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

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荅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閫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十三年轉為左翊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江都之難宇文化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弘弟整武賁郎將右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

群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
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化
及反皆遇害唯少子恒濟獲免

魚俱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聲氣雄壯言
聞數百步弱冠為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
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叚未幾沈玄懀高智慧等作亂江
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高唐
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
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

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為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上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贇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贇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鐵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贇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贇於獄令自為計贇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為安州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

獻帝不受因遣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内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巂飛山蠻作亂侵掠郡境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爕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絶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

大理司直翠敬眞就鎻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眞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於是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爲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不如僞從別爲後計峴然之時柱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爲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

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徵應援之徹軍未至謀洩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渴剌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

至其柵渴剌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鬬不
息渴剌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墳壍攻破其柵斬渴剌
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
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
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
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
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衆將十萬據
都梁宮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
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
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

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
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
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為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
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
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
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
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
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

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
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
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
萬刼掠燕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形勢帝
稱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
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
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鋭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
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畧士達於是復戰破
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
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

之所往皆捷深爲群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

之圍鴈門也萬善每身擧之所向皆破每賊至輒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

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疊王辯殞身勍敵志賓勤王陳稜縞素發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列傳卷第二十九　　隋書六十四

列傳卷第三十　　隋書六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周羅睺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暠仕梁冠軍將軍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鬭心羅睺躍馬突

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
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陳墮馬羅睺進
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睺全衆
而歸拜光遠將軍鍾離太守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霍州
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
總管檢校揚州內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
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增
封一千戶除太僕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戶尋除雄信將
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
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

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嶺表
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
或勸其反羅睺拒絕之軍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
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
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
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還拜散騎常侍晉
王廣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
得度相持踰月遇丹楊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
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
迺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

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于我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翔之下能無媿乎羅睺荅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有媿色其年冬除豳州刺史俄轉涇州刺史母憂去職未朞復起授豳州刺史並有能名十八年起遼東之役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

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沒無功而還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絰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

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隂是其日也贈桂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贈物千叚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直閤將軍義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年十八爲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

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
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
千户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
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
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决長史殷文
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
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
公邑千户賜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叚加以金帶
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爲背己奔于
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

得軍來必無鬬者自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檝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爲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

人歸于陳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蠻於鐵山復
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
郡公邑二千戶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
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
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令公鄉人知朕
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轉黃州總管上降密詔使經畧江
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
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
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縑五百
段良馬五匹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陳桂州刺

史錢季卿南康內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暠陽山太守毛
爽等前後詣法尚降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
引兵踰嶺子廓兵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斬
之而降賜縑五百段奴婢五十口幷銀甕寶帶良馬十匹
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爲嶺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
本官宿衛賜縑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匹未幾桂州人
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積討之法尚馳往
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軍俱會于尹州光仕
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
獨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畧光度

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輙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奴婢百五十口黄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巂州烏蠻反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

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定襄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為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

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
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匹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
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擊
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別出
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賜奴婢一百口物一百段馬
七十匹出爲敦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
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
功進右光禄大夫賜物九百段時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
舉兵爲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戰每挫其鋭賜奴婢百
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

海未能剎洩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長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邑千五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倉嶺還授鄜州刺

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
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
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
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
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衆賜
物三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
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
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盡
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
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

卒皆殊死鬭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先是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畧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

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
婢六十口縑二千匹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
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
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言為人所奏帝大怒令左
右摶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
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彌
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為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
走之賚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
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
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

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駐會幽州
賊楊仲緒率衆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
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絶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貴節将
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将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人言
公闚天闕據京師吾無疑也後為高開國所圍獨守孤城
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将六七景撫循之
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既逢離亂景無
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率兵救之遂歸柳
城後将還幽州在道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
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有子世謨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敏多武畧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户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破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户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道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

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爲行軍總管三藏爲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爲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爲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鄜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繈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

三年州界連雲山嚮稱萬年者三詔須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間免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感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爲瀆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

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爲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爲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

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以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
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
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
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
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
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
遼東之役以世雄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
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
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
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

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于時突厥頻爲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搔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間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並集兵依世雄大軍爲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自選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雺霧晦冥莫相辨識軍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於涿郡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有

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並以驍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爲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爲汲

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

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
免尋而突厥屢爲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
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
二特勤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
之其二特勤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斬二特
勤帝大悅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
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
餒道路隔絶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
賑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
將爲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塡委溝壑而王府

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聽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置百官轉攻傍郡

權武

權武字武拜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府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邑千二百户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

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陷卲州別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高祖爲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後六歲拜淅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摠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摠管與武候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荅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內獄囚武常

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令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爲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大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史俄轉始安太守又之徽拜右屯衛大將軍尋坐事除名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累遷

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户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畧徙爲朔州總管甚爲北夷所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爲太子引爲左虞候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爲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禄卿賀若弼之遇譴也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

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爲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揚子津元進自茅浦將度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爲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僞署僕射朱爕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

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爕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敝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悅密令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爲民配防建安尋有 詔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典馭下大

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户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户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王諒作亂并州以純爲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爲郡公增邑二千户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縑綵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

報國恩耳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
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
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
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
斯旨於是捨之後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
廷以純宿將轉為榆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
城賊帥張大虎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
帝令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
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
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

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時百姓思亂盜賊日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麁悍無威儀周世爲輿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爲太子拜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

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
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
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冊
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
有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
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
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宮以才留守東都十
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為社稷之患
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
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

雖愚蔽敢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内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度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弑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秪得如此幸勿為懷才嘿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

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忽彌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

仁壽大業閒有蘭興洛賀蘭蕃俱爲武候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史臣曰羅睺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惏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

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列傳卷第三十　　隋書六十五